

偶然到新辟的城市公园和郊外风景区逛逛,突然感觉到这些公园或风景区多了两样东西——大树和巨石。由于这两样东西的增添,公园或风景区就变得大气壮观多啦。

树和石本就是风景,可以单独成景,也可以与其他风景组合成景,尤其这树大了、这石巨了,给公园或风景区增添的风景筹码可大了去了。不过,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偌多的大树和巨石本不是公园或风景区原有之物,而是从别处搬移过来的呢,

明显的痕迹是这公园或风景区没有高山大川,哪来这般雄奇的巨石?而且这些公园或风景区是新开辟的,哪来这般粗壮的树木?

再细细一看,那些大树的周遭还捆绑着脚手架,像个站立不稳的高个子,得由几个小个子搀扶着呢,也就显示出,这些看似枝干粗壮的大树分明是从很远的深山老岭移栽而来;自然而然,那一块块一砣砣巨石也是从很远的深山搬迁而来。于是我问过在园林局工作的朋友,朋友坦陈,现在新辟的城市公园或郊外风景区的许多大树和巨石确是从别处买来装点风景的,耗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边看边聊

大树和巨石

吴翼民

财力呢。

我曾经去过许多名山大川,最喜欢那里的大树和巨石。印象至深的是天目山、阿里山的大树王国之参天大树和黄山形态各异的伟岸松柏;泰山黄山笔立的巨岩和峨眉山、普陀山被山涧和海浪冲刷而成的巨型卵石。再从近处而言,苏州天平山的古枫和构成“万笏朝天”奇观的山石也很成气候,这山虽然谈不上一流的名山,因自然生成的巨石及古人栽种的枫树,再加上自然的泉水而成“枫、平、泉”三绝而闻名江南。注意,天平山的大树和巨石都属原生态者,遂让人感到这样的风景原汁原味,尤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我承认,新辟的公园或风景区搬迁和移植来这些大树和巨石,虽然人造的痕迹较重,不太协调,却是大景观,恍惚还能让人感觉到置身哪里名山大川呢。然而,新辟的公园或风景区大量从别处搬迁和移植大树巨石是否妥当,很值得商榷。

我要说的是,大树和巨石原出于名山大川,即使不属名山大川,就算是闭塞的山村乡野,也应让其在自然的环境存在生长,成为那里的风景。不能因为城市有钱,就可以任意将它们买走。山村区乡野也不能为了钱财而出卖造化老祖宗留下的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失去了,永远回不来了。再说,即使城市财大气粗,剥夺了山村乡野的资源,也未必能够将这些资源有机融合为城市的资源,转变成城市的风景。我就看到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移栽的大树因水土不服而没有能够成活。有句老话叫做“树挪死,人挪活”,是很有道理的。就算挪的树暂且活了,大概也很难健康长寿。民间有云:“摸过小鸡,三日勿长”,树木也是这个道理,能经得起折腾么?

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正大张旗鼓展开,吁请城市和发达地区有关部门不要过度“开发利用”贫困地区有限而不能再生的资源。倘若我是山区乡野的一棵大树和一块巨石,就只想在出生地无忧无虑生存,哪怕平庸一辈子也无所谓。古人说:“象以齿毙,膏以明灭”、“木以不材得终天年”,那么,就做一棵平庸不材的树吧,在原生地默默无闻一生一世。

在大兴安岭下的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南部,有一个郭家窑战斗遗址,当年这里曾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联络点。如今,这地方依然花绽草绿绿树茂盛,仿佛大自然记得郭家窑的主人郭兆科和郭秀章父子。

郭家是闯关东来的贫寒人家,总以为靠勤劳能过上好日子。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纯朴的愿望。儿子郭秀章跟套上的伙伴说:“只有撵跑日本鬼子,才能有中国人平安的日子。”一九四〇年初秋的一天,东北抗联的一位干部带领几个战士来到郭家窑,儿子郭秀章则提出参加抗联的请求。那位抗联干部握住郭秀章的手说:“以后郭家窑就是抗联的联络点,你也是我们的战士。”

郭秀章和他的父亲把窝棚挪进隐蔽些的林子中,炭窑的四周也搭点遮掩,一切为了安全。每个月郭秀章都要跑一趟江省(如今的齐齐哈尔)去卖炭,更是为抗联买一些食盐和药品。

十月下旬,与日军岗南屯一战之后,一个抗联战士护送受伤的抗联战士吴化川悄悄地来到郭家窑。郭秀章端来干粮和水,问来了几个人?小吴回答:“两个人。枪和大衣藏在林子里。”郭秀章让另一位战士去林子取回来东西,他对小吴说:“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保护你!”郭秀章把小吴送进一座空窑,凡是有孔眼的地方都插上杆子,表面上堵得严严实实,好像是在



郭家窑

烧炭。郭秀章让父亲天天按时给小吴送饭、换药,领他在暗口通风、晒太阳,亲人般细心地侍候、照料。整整十八天,小吴的伤好了,郭秀章要送小吴回部队去。小吴热泪盈眶:“郭大哥,该怎样感谢你呀。”郭秀章拍拍小吴的肩膀:“打胜仗,消灭日本鬼子!”

不管冬夏,也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抗联传来信息,郭秀章就跋山涉水给抗联送米送面、送菜送盐、送衣物、送药品,有时还要跑交通。

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郭秀章上山进入密林给抗联送粮,见到了令日本鬼子胆战心寒的抗日名将王明贵。哨兵向王将军报告:“大哥来了。”(当时抗联战士都管郭秀章叫大哥,特别亲切。)王将军一声令下,全体集合,向郭秀章表示致敬、感谢。王将军让人拿来一支手枪和一百发子弹交给郭秀章,让他用于护身和保卫联络点。

这年深秋,鬼子讨伐队发现郭家窑附近有抗联活动,就将郭家窑一把火烧光了。讨伐队随后抓去刚结婚才三天的郭秀章和新媳妇潘桂清,郭秀章的父亲郭兆科及父亲的弟弟也被抓去。讨伐队一次次给郭秀章用刑问他抗联在什么地方,郭秀章都说不知道。最后把郭秀章吊起来,拿皮鞭蘸凉水抽打,打得皮开肉绽,身上两层布的夹袄都变成条条丝丝了,鲜血淋漓,也没说出抗联的下落。日本鬼子把两把军刀用绳子系在一起,然后挂在潘桂清的脖子上,用木轮车辐条打父亲郭兆科,给他灌辣椒水,往他嗓子眼撒锅底灰。不管怎样拷打、折磨,几次昏死过去,他们干什么也没做过。附近几个村里的百姓都暗暗夸赞郭家窑,并且百人联名作保,终于把郭秀章一家人解救出来。回家后,郭秀章又在张罗建窑烧炭,继续给抗联当联络点,为了打鬼子他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豁出去了。

一九八三年夏秋之交,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当年曾到过郭家窑的那位抗联干部王钧,应邀重返战场,四十年后又与郭秀章相见。将军和这位普通的农民都特别激动,紧紧拥抱,两双手握了很久很久,意味深长地说,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记住郭家窑。



蜗居在小城,收入低廉,养母亲养孩子养房子压得我常常喘着粗气。

年逾四旬,深感中年人肩上的担子真的很沉。孩子就读一所外国语大学,因为有外籍教师授课,自然学费昂贵;母亲住在敬老院安享天年,上缴费用也不少。但不管怎样,我哪怕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抚养孩子赡养母亲。

周末,我挂掉朋友的邀约电话,把母亲从敬老院接回家,为母亲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母亲年迈,牙齿脱落了几颗,我用压力锅将肉炖烂,让母亲能轻松咀嚼。而后,我陪母亲聊天。和母亲一道聊老家人和事,东家长西家短,漫无目的,自由自在。母亲年轻时是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微孝心

徐成文

里有名的巧妇,能做一手漂亮的针线活。为了让母亲高兴,我尽量将母亲的记忆牵引到针线方面。母亲记忆的闸门一打开便如滔滔江水奔涌而下,她向我讲述她如何如何为多少人做过布鞋,教多少年轻媳妇扎过花袜底。好久她才从幸福的回忆中回到现实。而我,总是她最忠实的听众,哪怕那些故事我听得耳朵起了茧子,我也丝毫不流露出一丁点儿的烦躁。

暑气消散的傍晚,我和母亲静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穿梭如织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人群。因为是夏天,母亲只穿着凉鞋,她的双脚裸露在外。我的眼睛停驻在她的脚尖。“妈,您的脚趾甲又长厚了!”我从客厅拿出指甲刀,小心翼翼地为母亲剪趾甲。母亲的大脚趾患上了灰趾甲,在修剪趾甲之际,灰趾甲的真菌纷纷掉落,我心中很不是味道,要是换了别人,给再多的钱我也不愿意。但眼前的这个人不同,

海獭形若鼯鼠,体长两米以下,重约几十公斤,是最小的海洋哺乳动物。大部分时间里,海獭不是仰躺着浮在水面上,就是潜入海床觅食,它特别善于使用工具进食而著名。

海獭觅食

冯忠方

海獭的食物大部分是海底生长的贝类、鲍鱼、海胆、螃蟹等。它的觅食方法特别有趣,它是唯一能使用工具取食的聪明海生动物。海洋生物学家曾在几十米深的海底目睹海獭的取食情景:咚、咚、咚……水里传来一阵敲击声,原来一头海獭前肢拿着一块圆石在打击附着在岩石上的鲍鱼壳,啪的一声,鲍鱼壳被砸碎了,海獭迅速地把鲍鱼肉拉了出来;一头海獭抓住一只正在海草间爬动的大螃蟹,顺手捎带一块鹅卵石迅速地浮出水面,一个翻身肚皮向上,仰游着把腹部当餐桌,用石头把蟹壳砸碎,美美地吃了一顿海鲜。碰到好运时,海獭一次能抓到几个最喜欢吃的海胆或其他软体动物,它把猎物挟藏在两个前肢下面松弛的皮囊中,游到水面后仰躺,把随身携带的猎物和石块统统摆在“餐桌”上,或用石头敲击海胆,或用前肢抓住海胆使劲往石头上撞击,一旦发现壳敲破了,海獭便马上将里面的肉质部分吸食出来,一面吃肉,一面悠游自在地进行日光浴。尽管风吹浪打,“餐桌”上的食物毫不失落。几百头海獭仰游进餐,石头敲击声此起彼伏,这是多么奇妙的场面!

她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四兄妹拉扯成人的母亲!趾甲剪完,母亲用枯干的手指触摸自己的脚趾甲,满满的幸福洋溢在母亲瘦弱的脸上。其实,孝心是一种常态,它需要天长日久的行动。我们做晚辈的,并不一定给长辈高档的别墅,豪华的轿车,可口的燕窝,只要我们的心随时在他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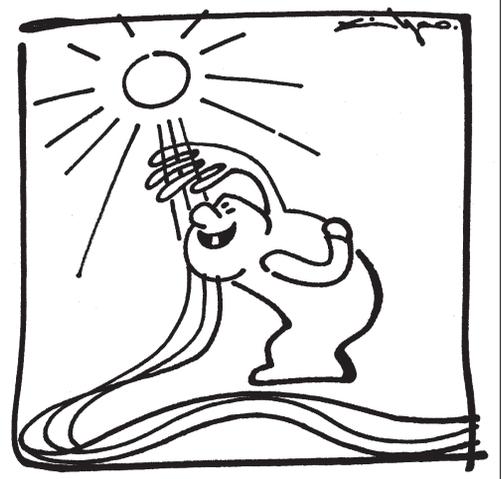
上就足够了。平平淡淡的日常小事,更能彰显伟大的孝心。

今宵灯谜

胡文明 挑能工巧匠 (二字称谓二)

昨日谜面:汉高祖偏爱赵王 (成语)

谜底:称心如意(注:戚夫人之子赵王,名如意)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指缝太宽,时光太瘦。

的心事。

但这些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影片想告诉我们更深层次的东西:亲人总在我们心灵的最里层,和他们相处的温度直接影响到我们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程度。亲人间的有些冰块或许是出于不得已,或许是出于误解,只有化解这一切才能真切感受到人生的阳光与世间的暖意。育美在目睹一个小生命

有些事何必念念在心

张健祠

的降生并且自己当了母亲后终于理解了妈妈的不容易;育男在潜意识即睡梦中感受到了母亲的爱,醒来时他的确释然了;阿翔在和有一个有如父亲的老伯一起钓鱼后领悟到父亲已然逝去不能复生,重要的是自己要担当起男人的责任,当好丈夫与父亲。他们三个都放下了曾经念念不肯放下的一切心灵

重负,重新理解了自己在生活中应当成为的角色。释怀之后,阿翔和育美家庭美满,育男和育美兄妹重逢,人人心中晴朗,一切圆满。

的确是部平和的电影,获得成长的年轻人不再有怨恨,只有理解。比如育美见到那个导致她母亲离开原来的家并因分娩死去的老男人沈叔叔时,懂得了在他家人面前给他面子。那不仅是教养,更是对上辈人的尊重与理解。有些事何必念念不忘!

一个始而迷茫继而伤感终而和解的主题,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的节制与含蓄。这些感情分量很重的故事,基本是在缓缓的日常的细节中展开,内心乌云驱散时,外表也只是温暖与平静的呈现,电影中眼泪都很少见。倒是有不少闪回的温馨镜头和一些色彩浓烈而又抒情的空镜头,留下了让感情回味的依据或者空间。这让我想起名导王家卫微博中用过的两句话:“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张艾嘉似乎也深得此中三昧呢。

轻轻地留下了几道印痕。

那天,我又来到了河边,板桥河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白雾,河两岸一些摇曳生姿的绿色植物披上了雾纱,浣衣的姑娘们在水面上抚开一脸笑露,清脆的笑声融进了飘动的雾霭里。河中,几只鸭子在悠闲地嬉戏,忽而潜入水中,激起一片涟漪,曼妙轻柔如拨动的一串音符,正诧异间,不远处却冒出了生动可爱的白色身影。岸边芦苇稀少处,几位上了年纪的人支起鱼竿,心不在“鱼”地静候着,有的偶尔摆弄一下鱼饵、鱼线,有的则端坐如参禅的佛。我想,他们心中可能各有自己的一汪河水,那河水里盛着的,是一汪清心幽情,还是一篓丰盛的海鲜?

站在河边,我就这样看看,想着,想着,看着。静观绿茵茵的草,闲看浣衣的姑娘,细品垂钓的老人,蓦然想起记不清谁说的一句话:“不相逐是最轻松的生活状态。”我想,做人也当如这河,春来就欢快地歌唱,冬来就默默地歇息,不求惊天动地,只求自己的生命安详地延伸在季节的时空里。

时间过得真快,我来板桥,一晃20余年过去了。时代在变,板桥河也在变。但愿它越变越富实,越变越美!

板桥河,河意深深

罗光辉